



歷史上民衆勢力的歪洩

孤 臣

一 緒言

中國歷史，是顯然有區別的三部分人構成的：一則高高在上，藉政治勢力以爲生活之手段的統治階級；二則以經濟的手段謀自己的苟活，并養活統治階級全體的被壓迫的民衆；三則調和於此兩者之間，一方面叫統治階級不要貪殘過度，另一方面叫民衆好好服從的智識分子。支配統治階級的，有一條通俗的定律，曰「飽煖思淫慾」；支配被壓迫的民衆的，也有一條通俗的定律，曰「飢寒起盜心」。統治階級飽煖到過度了，淫慾（不單指性慾）也過度的發達。淫慾過度發達的結果：剝削民衆不得不繁苛。剝削民衆愈繁苛，則鎮壓民衆，不得不殘忍。被壓迫的民衆在繁苛的剝削及殘忍的鎮壓之下若不遇意外的災患，是很馴服的。萬一遇了旱災、或水災、或蝗虫等等奇災，忽然飢寒交迫的時候，爲「飢寒起盜心」的定律所支配了的民衆，便在少數荒謬絕倫的怪傑領導之下暴動起來。歷史上這樣的暴動

多極了。秦末有陳勝、吳廣、劉邦等領導農民的暴動；西漢末年，有所謂赤眉賊及王郎等所領導的農民之暴動；東漢末年，有黃巾賊的暴動；隋末有李密、竇建德等統率農民的暴動；唐朝末年，有黃巢等暴徒統率農民的暴動；元末有張士誠、陳友諒等統率農民的暴動；明末有李自成、張獻忠等統率的所謂流寇的暴動；清末有洪秀全等統率農民的暴動。這些暴動，既無主義，也沒有一種成了功的。所以我要拿「歷史上民衆勢力的歪洩」一個怪名詞來代表，并在下文略略述之。

二 秦末民衆暴動的特別原因

秦末的時候，民衆暴動的特別原因是怎樣的呢？總括言之，不外（一）鎮壓民衆過於殘酷；（二）剝削民衆過於繁苛。洪容齋筆記秦隋之惡條舉了許多人的話，可以作證。『張耳曰：秦爲亂政虐刑，殘滅天下；北爲長城之役，南有五領之戍。外內騷動，頭會箕歛，重以苛法，使父子不相

聊。……陸賈曰：秦任刑法不變，卒滅嬴氏。……張釋之曰：秦任刀筆之吏，爭以亟疾苛察相高。……賈山借秦爲喻曰：爲宮室之麗，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。爲馳道之麗，後世不得邪徑而託足。爲葬繭之麗，後世不得蓬顆而託葬。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，力罷不能勝其役，財盡不能勝其求；人與之爲怨，家與之爲讎。……賈誼曰：超高傳胡亥，而教之獄：今日卽位，明日射人。其視殺人，若刈草菅然。置天下於法令刑罰，德澤亡一有，而怨毒盈於世，下憎惡之如仇讎。鼂錯曰：秦發戍卒，有萬死之害，而無銖兩之報。天下明知烈禍及己也。陳勝首倡，天下從之如流水。又曰：任不肖卽信殘賊，民力罷盡，矜奮自賢，法令煩憚，刑罰暴酷，親疎皆危，外內咸怨，絕祀亡世。董仲舒曰：師申商之法，行韓非之說，憎帝王之道，以貪狼爲俗。賦歛無度，竭民財力；羣盜並起，死者相望，而姦不息。淮南王安曰：秦使尉屠睢攻越，鑿渠通道，曠日引久。發適戍以備之，往者莫反，亡逃相從，羣爲盜賊。於是山東之難始興。主父偃曰：秦任戰勝之威，功齊三代，務勝不休。暴兵露師，百姓靡敵，孤寡老弱，不能相養。死者相望，天下始叛。徐樂曰：秦之末世，民困而主不恤，下怨而上不知，俗已亂而政不修；陳涉之所以爲資

也。嚴安曰：法嚴令苛，意廣心逸。兵禍北結於胡，南挂於越。宿兵於無用之地，進而不得退；天下大叛，滅世絕祀。伍被曰：秦爲無道，百姓欲爲亂者十室而五。使徐福入海，欲爲亂者十室而六。使尉佗攻百越，欲爲亂者，十室而七。作阿房之宮，欲爲亂者十室而八。賈捐之曰：興兵遠攻，貪外虛內；天下潰畔，禍卒在於二世之末。劉向曰：始皇葬於驪山，下錮三泉，多殺宮人；生墮工匠，計以萬數；天下苦其役而反之。谷永曰：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，養生泰奢，奉終泰厚也。』這許多人的話合起來，祇告我們兩件事：統治階級剝削民衆的繁苛與鎮壓民衆的殘酷是也。

三 民衆的暴動

在這種繁苛的剝削及殘酷的鎮壓之下，民衆便暴動起來。首先發難的就是鼎鼎大名的陳勝。陳勝是什麼人呢？據史記陳勝列傳所載：他是一個被雇用而替人耕田的雇農。生長於陽城，卽今安徽淮西道之宿縣。當他替人耕田的時候，常站在田塍上對同伴曰：我們將來若富貴起來了，彼此要不忘才好。同伴的說：你是替人家耕田的，那里富貴得起來？他便說：『燕雀豈知鴻鵠之志哉！』他大概是一

個很有野心的農民。後來他做了王，向來同他一塊耕田的一個朋友來找他，見了他的宮殿帷幄之盛稱賞不置。但這個朋友恃着與他有交誼，在他那里竟放言高論起來。勝已做了王，自己替人耕田的故態却忘記了；以爲這樣有損自己的尊嚴；竟毫不客氣的把這個朋友殺了。陳勝是什麼時候起來暴動的呢？歷史上說是秦二世二年（西歷紀元前二〇八年）秋七月。首先暴動的地方是於今江蘇徐海道，故徐州府豐縣；當時這地方叫做蘄。陳勝自己冒稱公子扶蘇駐蘄指揮，另派張耳，陳餘等向山東各處號召農民，不斷的暴動。山東郡縣的無數少年，都恨死了秦朝那些害人的官吏；於是大家自動的起來，把官吏殺了以響應陳勝等的暴動；並彼此互推領袖，統率許多農民，結成一個合從的勢子，向西方打去。他們自己稱他們這種運動叫做伐秦。當時繼陳勝等之後起而暴動的不可勝數。秦初用高壓勢力壓下去的前朝的那些特權者，也都趁着陳勝等的優勢，大家爬起來了。漢朝的第一個統治階級的總頭子劉邦也在這時候起來了。劉邦本是一個無賴漢。當初曾有一個看相的說他相貌奇異，將來有大作爲。他信死了這話，野心一天一天的大起來。陳勝等率領農民大起暴動的時候，他也號召了幾百人開始暴動。他首先便佔了沛城（今江蘇徐海道

，故徐州府沛縣）以爲根據地。據說當時沛令本想響應勝等的暴動。但結果不幸，響應的盛舉沒有實現，自己的性命反而被沛縣的人民殺死了，沛城也被劉邦佔駐了。這事的原委，史記高帝本紀述得最好。『秦二世元年秋七月，陳涉起蘄，至陳自立爲楚王，號張楚。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。八月，武臣自立爲趙王，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。（即陳勝）九月，沛令欲以沛應之。縣主吏蕭何曹參曰：君爲秦吏，今欲背之，率沛子弟，恐不聽。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，因以劫衆；衆不敢不聽。（大概秦初派人來作沛令的時候，沛人有很多不服的，被趕走了。）乃令樊噲召高祖。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。於是樊噲從高祖來。沛令後悔，恐其有變，乃閉城。城守欲誅蕭曹。蕭曹恐，踰城保高祖。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父老曰：天下同苦秦久矣。今父老雖爲沛令守，諸侯並起，今屠沛。沛令共誅令，擇可立之，以應諸侯，即室家完。不然，父子俱屠，無爲也。父老乃率子弟共殺令，開城門迎高祖，欲以爲沛令。高祖曰：天下方擾，諸侯並起；今置將不善，一敗塗地。吾非敢自愛，恐能薄，不能完父兄子弟。此大事，願更擇可者。蕭曹等皆文吏，自愛，恐事不就。後秦稱族，其家盡讓高祖。諸父老皆曰：平生聞劉季奇怪，當貴；

且卜筮之，莫如劉季最吉。高祖敬讓，衆莫肯爲。高祖乃立爲沛公。……於是少年豪吏如蕭、曹、樊等，皆爲收沛子弟，得三千人。」這一段述農民暴動，佔領縣城的情況，非常清楚。自從陳勝等率農民暴動於前，劉邦等率農民繼起於後：一時附而和之者，不計其數。秦朝統治階級的統治勢力，居然被摧毀了。後來劉邦居然藉農民暴動之力，爬上了政治舞台，鞏固了漢朝之新統治勢力。好一回轟轟烈烈的民衆暴動，剛剛把舊的統治勢力推翻，民衆自己，却又轉到新統治勢力之下受新壓迫去了！漢朝的無賴，利用民衆暴動，把人家的統治勢力摧毀了，隨即又把自已的新統治勢力培植起來。民衆呢？終於沒有得着什麼！

四 西漢末年民衆暴動的特別原因

西漢的統治階級自從藉民衆的力量，推翻秦朝，建立了自己的統治勢力以後，曾經過很長的全盛時代。但正在全盛時代便種下了自身潰爛的種子。到孝平時，統治勢力，幾乎潰爛完了。當時的王莽，稍爲弄一點玄虛，便把統治權奪到了自己手裏來了。不過王莽也沒有幹出什麼成績來。且其自掘坟墓，異常迅速。今將其自掘坟墓的事跡寫出，以見當時民衆之不得不起而暴動。這等事跡，可以說是

民衆暴動的特別原因。王綱的中國史第二編第九章有一節述得最詳。其言曰「莽志方盛，以爲四夷不足吞滅，專念稽古之事。莽意以爲制定，天下自平；故銳思於地理，制禮作樂，講六經之說。公卿旦入暮出，論議連年不決，不暇省獄訟冤結。縣宰缺者數年，守（署理）兼（兼任）一切，貪殘日甚。繡衣執法在郡國者，并乘權勢，傳相舉奏。召會吏民，逮捕證左。郡縣賦歛，遞相賄賂；白黑紛然。守闕告訴者多。莽自見前專權以得漢政，故務自攬政事。又好變改制度，政令煩多。當奉行者，輒質問乃以從事；前後相乘，憤牾不潔。莽常御燈火至明，猶不能勝。尙書因是爲姦寢事；上書得報者連年不得去。拘繫郡縣者，逢赦而後出。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。穀糴常貴。邊兵二十餘萬人，仰衣食縣官；五原代郡尤被其毒。起爲盜賊，數千人爲輩，轉入旁郡。莽遣兵繫，歲餘乃定。莽又發兵擊益州蠻。疾疫死者什六七。賦歛民財，什取五，益州虛耗而不克。復置義和命士，以督五均（市官名）六筭（一鹽、二酒、三鐵、四名山大澤、五均賒貸、六鐵布銅野。）皆用富賈爲之。乘傳求利，交錯天下；因與郡縣通姦，百姓愈病。莽復下詔申明六筭，爲設科禁；犯者罪至死。民搖手觸禁，不得耕桑。吏旁緣莽禁，侵小民；富者不自保，

者無以自存。於是盜起爲盜賊。依山阻澤，吏不能擒，而覆蔽之，浸淫風俗，吏以不得報讞，並爲姦利。鄆尹縣宰，家累千金。莽乃考諸軍吏及緣邊吏爲姦利增產致富者，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。開吏告其將，奴告其主之例，冀以禁姦，而姦愈甚。復募天下丁男，及死罪囚，吏民奴隸匈奴。稅天下吏民貲，三十取一。令公卿以下，至郡縣黃綬（凡吏二百石以上至五百石者皆銅印黃綬）皆保養軍馬，以秩爲差。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。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，連馬接騎，濟百萬師。或言不持斗糧，服食藥物，三軍不飢。或言能飛，一日千里，可窺匈奴。莽輒試之。知其不可用，苟欲獲其名；皆拜爲理軍，賜以車馬待發。復下詔謂：方出師，敢有趨謹犯法者，輒論斬，毋須時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，百姓震懼，道路以目。又以私鑄犯法者多，不可勝行，乃更輕其法。鑄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。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，與同罪。由是犯者愈衆；檻車鎖頸，傳詣長安鍾官（官名，主鑄錢者）以十萬數，死者什六七；天下怨歎。於是臨淮瓜田儀、琅邪呂母、荊州王匡、王鳳、琅邪樊崇、東海刁子都、南郡秦豐、平原女子遲昭平等相繼起爲盜賊。莽遣使者赦之，還言盜解復合。問其故，皆曰：「愁法禁煩苛，不得舉手；力作所得，不足以給買稅；閉門自守，奴坐鄰伍鑄錢挾銅。姦吏因以愁民，民窮悉起爲盜賊。」

莽大怒，免之。或言民騷酷當誅，及言時運適然，且滅不久；莽悅，輒遷官。其自欺以欺人如此。初，四方皆以飢寒窮愁，起爲盜賊，稍稍羣聚；常思歲熟，得歸鄉里。衆雖萬數，不敢略有城邑；轉掠求食，日闕而已（言隨日而盡也）。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門，中兵而死；賊非敢欲殺之也。而莽終不喻其故。荊州牧費與、青徐二州牧田況，用招撫策，頗能解散賊黨。上書言賊實迫於飢寒，非樂爲寇盜，請從事招撫。莽怒，皆免其官。更遣太師王匡，更始將軍廉丹將銳士十餘萬人擊樊崇，所過放縱。東方爲之謠曰：「事逢赤眉，不逢太師。太師尚可，更始殺我。」是時連年雨雪蝗旱，五穀不登。北邊及關東皆大飢，人相食。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。莽聞賊中飢饉以問中黃門王業。業曰：皆流民也。乃市所賣梁飯肉羹，持入示莽曰：居民食咸如此。莽信之。於是天下皇皇，人心思漢。」

五 民衆的大暴動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民衆便四處暴動起來。最顯著的一枝勢力，叫做赤眉賊，其最高領袖爲樊崇。樊崇是山東人，

首先在山東之莒縣暴動起來。率領的民衆，日集日多，最後竟達百餘萬！由山東西向，一直暴動到長安，其中詳情，頗值得注意，且略述之：（一）暴動之漸次擴大。樊崇在山東莒縣暴動的時候，所率領的民衆祇一百多人。轉入太山，自號三老。當時青州徐州都遭很大的飢荒，亂民蜂起；大家以樊崇勇猛，都跟着他跑。不到一年的光景，便集合了一萬多人。樊崇同郡人逢安、東海人徐宣、謝祿、楊晉等也都起來暴動，率領的民衆，有幾萬人。這一班人，都在樊崇的旗幟之下。最初同樊崇共攻莒城，沒有攻下。轉掠至姑幕，因擊王莽探湯侯田况，大破之，殺了一萬多人！北入青州，所過虜掠。還至太山，留屯南城。他們初暴動的時候，完全祇是迫於困窮，並無攻城徇地的大計。後來因人數日集日多，乃相與訂一種口頭的信約：一曰殺了人的要抵命；二曰傷了人的要償創。此外既沒文書旌旗，更無部曲號令。他們稱自己中間地位最高的叫三老，其大叫從事，再次叫卒吏。其餘的都叫做臣人。當時王莽遣平均公廉丹、太師王匡擊之，崇等欲與他們開戰，恐自己的人與他們兵士混亂不分；於是都把眉毛畫成赤色以相識別。（後人稱之爲赤眉賊）開戰時竟把廉丹打死了，把王匡趕走了，而且殺了一萬多人。這種勢力，真兇不可當。

曾行掠沛、汝南、潁川、還入陳留，攻拔魯城，轉至漢陽。最後乃一直西向圍攻長安。行至弘農的時候，與更始諸將開戰，屢打勝仗，人數也大大的增加了。於是重行整頓內部，分萬人爲一營，凡三十營。每營設三老，從事各一人。（二）拿着姓劉的小孩子做皇帝。赤眉賊的勢力這樣大了，部衆中間忽然發生一種需要皇帝的要求，當時有人向樊崇曰：「更始荒亂，政令不行；故使將軍得至於此。今將軍擁百萬之衆，西向帝城；而無稱號，名爲羣賊，不可以久。不如立宗室，挾義誅伐。以此號令，誰敢不服。」樊崇聽了這套話，頗以爲有道理。於是與衆討論立帝的事。討論的結果，一致主張拿出前此掠來的一個姓劉的小孩名盆子者，立爲皇帝。盆子在那時候還祇十五歲。他們竟把他作皇帝，大家對他朝拜起來。盆子沒有嘗過這味，莫明其妙，竟駭怕到哭起來了。（三）長安城之大遭蹂躪。樊崇等把立帝的這一幕演完了，便勾結更始的一個叛將張印，居然很容易的打入長安城。於是把劉盆子放在長樂宮，儼然大功告成了。當時三輔郡縣營長都遣使貢獻。起於羣盜，居無做到了這一步，總算很難。不料這樣的局面，還祇支持到二十餘日，大衆又復亂動起來。貪財物，在城中大肆劫掠。後來因城中的糧食也吃盡了，於是收載珍寶，放火

燒宮室，引兵西去。這時，車甲兵馬，最爲猛盛，衆號百萬。盆子乘王車、駕三馬、從數百騎。乃從南山轉掠城邑。中經許多戰爭，受了許多打擊；最後東歸，還剩了二十幾萬人。自從樊崇等倡始暴動以後，一時起來附和的，以及各自稱雄的，不計其數。大別之可以分爲兩類。一曰賊類，二曰非賊。兩者的內容，並沒有什麼區別；所率領的，都是民衆。不過前者的領袖，完全是平民，後者的領袖多是在舊統治階級中有地位，或剛從統治階級中出來者。計非賊類的，有梁王劉永、擅命睢陽；公孫述稱王巴蜀、李憲自立爲淮南王、秦豐自號楚黎王、張步起琅瑯、董憲起東海、延岑起漢中、田戎起夷陵、並置將帥，侵掠郡縣。至於賊類呢？有所謂銅馬、大彤、高湖、重連、鐵脛、大槍、尤來、上江、青犢、五校、檀鄉、五幡、五樓、富平獲索等。或以山川土地爲名，或以軍容強盛爲號。各領部曲衆合數十百萬人，所在寇掠。（參看後漢書劉盆子傳）

六 新興的統治勢力之大勝利

在這賊類與非賊類並起暴動，搗亂中央的混沌局面裏，有劉秀者領導大批的人馬，既不幫助一脈相承的舊統治勢力，復不幫助賊類或非賊類的暴動勢力。自己利用着姓劉

的招牌，在舊勢力正在崩潰，新勢力方在勃興的關頭，起來投了一個大機。一方面把舊勢力推倒了，另一方面，把新勢力也摧殘了。剩下的就是他自己所領導的新興的統治勢力。劉秀怎樣把暴動的新勢力摧殘了的呢？中間也經過了好多苦戰。對於銅馬、大彤、高湖、重連、鐵脛、大槍、尤來、上江、青犢、五校、檀鄉、五幡、五樓、富平、獲索等雜色勢力，他就用了吳漢、耿弇做大將軍，擔任肅清的工作。吳耿等發幽州突騎擊銅馬於鄆，（現在的直隸東鹿縣）大破之。受降未盡，而高湖、重連忽又從東南跑來了；與銅馬餘衆結合，其勢復振。這時劉秀自己與他們直接開戰，又大破之；并且把賊衆通降過來了。劉秀這東西，大概是天生成的一個野心家：他那誠懇的態度頗能勸人。賊衆降過來了，他親自去視察的時候，大家都相對語曰：『蕭王（劉秀當時叫蕭王）推赤心，置人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？』於是劉秀便把他們一律分配於自己部下。此外賊類的暴動勢力沒有摧殘完了的祇有赤眉一部分了。他對這一部分又怎樣呢？他乘着赤眉之衆要到長安而未抵長安的時候，老早就派了鄧禹做前將軍，率精兵二萬人西入關去應付。又以河內險要富庶，拜寇恂做太守去鎮壓一切。并親自對寇恂曰：『昔高祖留蕭何關中，吾今委公河內

。當給足軍糧，率厲士馬；防遏健兵，勿令北上。」又派馮異爲孟津將軍，統兵河上，以拒洛陽。他自己引兵北上，寇恂就預備糧餉器械等等。此外還有種種的準備。祇要有隙可乘的時候，他便不難把赤眉之衆掃個乾淨。正當那個時候，赤眉已經蹂躪了長安。長安空無所有了，不能久駐；於是復引兵東向。在東向的進程中，赤眉恰恰遇了兩種不可救藥的致命的死敵。一則三輔大飢，人相食，城郭皆空，白骨遍野，擄掠無所得；吃得東西沒有了。二則劉秀的準備工作，做得結結實實，祇等他們來就擒；他們自己的勢力，已經敵不過劉秀了。在這個關頭，劉秀這支勢力，成了天然的勝利者。赤眉領袖樊崇等此時祇有死與降的兩途。結果選了後者，派人到劉秀那里去請降。請降者對劉秀曰：「盆子將百萬之衆降，陛下，何以待之？」劉秀答曰：以不死待之。於是樊崇等將盆子及丞相徐宣（赤眉賊中也置有丞相）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。當初在長安掠得之寶物，也一併交出，赤眉降服了的第二天早上，劉秀把自己的兵馬列在洛水旁邊，令盆子君臣整隊去看，以表示自己實在的力量。看的時候，劉秀對盆子曰：「自知當死不？」對曰：「罪當死，猶幸上憐救之耳！」劉秀笑曰：「兒大點，宗室無辜者。」秀又對樊崇曰：「得毋悔降乎？」

股今遣卿歸營，勒兵鳴鼓相攻，喪其勝負，不欲強相服也。」徐宣等叩頭曰：「臣等出長安東都門，君臣計議，歸命聖德。百姓可與樂成，難與圖始，故不告衆耳。今日得降，猶去虎口，歸慈母；誠歡誠喜，無所恨也。」劉秀答曰：「卿，所謂鐵中錚錚，庸中佼佼者也。」又曰：「諸卿大爲無道，所過皆夷滅老弱，溺社稷，汗井灶。然猶有三善：攻破城邑，周偏天下；本故妻婦，無所改易，是一善也；立君能用宗室，是二善也；餘賊立君迫急，皆持其首降，自以爲功；諸卿獨完全以付朕，是三善也。」轟轟烈烈的民衆暴動的領袖，這樣活活的受了一回侮辱之後，便一齊屈服了，暴動的勢力，也就完全瓦解了。至於劉秀自己呢？新興的統治勢力完成了，自己也站到統治階級的最高地位去了，此後祇計畫如何享安富尊榮的大福了。民衆呢？除却送了狗命的不計外，剩下來的，却仍沒有得着什麼！這種結果，正如秦末民衆暴動，幫助漢初統治勢力成功，統治階級享現成幸福，自己一無所得，是一樣的。

七 黃巾賊之亂

劉秀摧毀了赤眉賊的勢力以後，把自己的統治勢力培植起來了；自己固然爬到統治階級的尖頂上做了中興明主、

但其子孫，却不能永久的繼志述事，把統治勢力維持得十分穩固。反之，且一天不如一天，一天一天的潰爛起來。到靈帝的時候，統治勢力，幾乎潰爛完了。果然在那個時候，四方便多事起來了。首先惹人注意，而又值得注意的，就是轟轟烈烈的所謂黃巾賊的暴動。這一種暴動，據歷史說，是鉅鹿人張角等所造成的。在起初的時候，張角自稱大賢良師；奉黃老，畜養弟子。用跪拜、首過、（即自己悔過的意思）符水、呪說等等奇僻方法替人家治病。被他們治過的病人，據說好了的真不少。於是蠢如鹿豕一般的人民信死了，以為張角一班人是神人。這樣一來，所謂張角其人者，竟在民衆中間植了一個基礎。於是進一步大行其惑人之術，派親信的弟子八人到四方去扇惑；假言以善道化天下。這樣幹了十餘年之久，信徒之多，竟達了數十萬人。這數十萬人，以張角爲領袖，復以其邪說爲信條，互相連結起來。於是很多的民衆都信向他們。當時青州、徐州、幽州、冀州、荊州、揚州、兗州、豫州等地的民衆都爲他們所扇動，而被吸收了。張角等既有這樣多的民衆，勢力也可謂是兇極了；於是整頓內部的組織，設立三十六方。方是什麼？據說是將軍的稱號。大方統率一萬多人；小方統率六七千人。并創制一種惑衆之言曰：「蒼

天已死，黃天當立；歲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」他們把「子」兩個字以白土書於京城的寺門，以及各州郡的官府。靈帝中平元年（西歷一八四年）大方馬元義等收集荊州揚州的民衆，共達數萬；想在鄴地首先發難。元義往來京師，勾結京中一班宵小，以期內外互相策應，并相約在三月五日起事。不幸未及起事之時，內部有兩個叛徒向官府告密；這回大事竟未成功；元義且被車裂了。這樣一來，於張角自己是不利的。消息已透露了，大方也犧牲了一個。并且當局大起戒心，搜查官省直衛及百姓私家。凡搜得信奉張角的邪道的人一千多，一併殺了。張角等到了這時候爲勢所迫，不能不大起暴動了。於是趕緊通知各地信徒同時起事。起事時，大家都以黃巾纏於頭上以爲記，時人遂稱之爲黃巾賊。他們這回起事，領導的人，就是張角及其兩弟。張角自己稱爲天公將軍，弟寶稱地公將軍，寶弟梁稱人公將軍。他們這次的聲勢，也極顯赫。他們到處燔燒官府，劫略聚邑，完全是向統治階級正式攻擊。他們所過的地方，州郡也失守了，官吏也逃跑了。不到十天的光景，天下響應，京師居然震動起來了。當時安平、（即現在直隸大名道冀縣）甘陵、（即現在直隸大名道清河縣）等處的人民且將當地的特權者一個一個的捉着以響黃巾賊。黃巾

賊這一回的暴動，表面看去，似乎完全是張角一班人用邪教煽動起來的。不過邪教之能夠煽動人，一定要人民生活失了重心，起了動搖，邪教才能侵入。當時統治階級的（一）殘暴與（二）苛削，以及駭人聽聞的天災（自桓帝建和二年三年、永興元年、二年永壽元年、延熹八年九年、靈帝永康元年、建甯四年、熹平二年三年四年、光和六年中平五年以至獻帝建安二年：無年不有淹沒民居，溺死人物，傷害禾稼的大水災）把人民的生活重心搖動了，所以邪教能夠乘虛而入，喚起一次震動京師的大暴動。暴動已經開始了，京中統治階級商議對付方法的時候，鼎鼎大名的黃甫嵩便首先提議解開黨禁，出中藏錢。這一個提議可以說是統治階級（一）鎮壓民衆過於殘暴，（二）剝削民衆過於苛刻的一個自白。鎮壓民衆不過於殘暴，爲什麼要關那們多的人在京裏？剝削民衆不過於苛刻，爲什麼有中藏錢可出？統治階級治民之殘，取民之苛，成了定律。殘與苛的程度，祇要稍稍加強，隨時都可以激起民衆的暴動。何況重之以淹沒民居、溺死人物、傷害禾稼的奇大水災，及其他特別的經濟原因！

八 統治階級的大屠殺

暴動已經起來了，京師已經震動了，統治階級，爲自己的統治勢力的維持，及安富尊榮的享受着想，究竟怎樣辦呢？唯一無二的妙法，祇有準備實力，御用忠實的走狗，統率精兵，大肆屠殺。對黃巾賊屠殺，最賣力氣的有兩個人：一曰皇甫嵩，二曰朱雋。皇甫嵩爲左中郎將，朱雋爲右中郎將。共發五校三河的騎士，及所募集的精勇兵士，共四萬多人，分別統率，向潁川進討黃巾。那個時候黃巾賊裏面應戰的首領名叫波才。嵩與雋合力把他打敗於長社地方，殺了幾萬個人。嵩與雋又乘勝討汝南陳國的黃巾，追波才於陽翟、擊彭脫於西華，都打了勝仗。又進打東郡的黃巾，首領卜已於倉亭，活捉了卜已，殺了七千多人。那個時候，北中郎將盧植、東中郎將董卓都奉命討張角，但都無功而返。於是皇甫嵩進兵討之。嵩與張角之弟張梁戰於廣宗，又打了勝仗，把梁殺了，并殺了三萬多民衆。被迫跑到河裏溺死的有五萬多人；被焚燒的車重凡五萬多輛。婦人女子也都被虜獲了。嵩又與鉅鹿太守馮異、郭典攻角弟張寶於下曲陽，又把寶殺了，并殺了十餘萬民衆。至是，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盡死在皇甫嵩的手下了，隨張氏兄弟跑的所謂賊衆至少也死了二十萬以上。又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一萬八千餘人斬賊帥趙弘及韓忠，

民衆一萬多人。後來朱粲又打賊帥孫夏，夏走，追至西鄂 精山，打了一次大勝仗；又殺了一萬多人。皇甫嵩與朱 粲兩人，領導統治階級的武力，前後所殺民衆總在三十萬以上。（參看後漢書朱粲傳）黃巾賊是頗有組織的，所謂賊衆都是良民因受不住統治階級的殘暴與苛削，生活失了重心，起了動搖，而被煽惑者。自從這次大屠殺以後，

便消滅了。黃巾賊消滅以後，復有許多雜色的賊衆。有黑山、黃龍、白波、右校、郭大賢、青牛角、于氏根、張白、劉石老、髡文八、平漢大計、司隸橡戢、雷公、浮雲、飛鵞、白雀、楊鳳、于毒、五鹿、李大目、白繞哇、固 苦晒，等等賊徒起山谷間，不可勝數。其大聲者稱雷公、騎白馬者稱張白騎、輕便者號飛燕、多髡者號于氏根、大眼者爲大目。如此稱號，各有所因。大股有二三萬人，小股也有六七千人。其總帥是常山人，名張燕。輕勇趨捷，故軍中號曰飛燕。善得士卒心，乃與中山、常山、趙郡、上黨、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，衆至百萬，號黑山賊。河北諸郡縣並受其害。其時當局不能討。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請降。於是當局乃拜燕爲平 離中郎將，使領河北諸山谷事，每年可以舉孝廉計吏。黑山賊與黃巾賊不同。黃巾賊完全是受愚惑的良民構成的；黑山賊似乎是從來沒有和

統治勢力發生過關係的野人一樣。中國的統治階級除人民出力役、粟米、布縷、或錢糧以外，本與人民沒有關係。所謂教育，完全是統治階級所私有的，與人民毫無關係。黑山賊固然是完全沒有受過文化洗禮的人，但替統治階級出力役、粟米、布縷或錢糧的等等義務，從來也沒有擔負過。此殆黑山賊之所以爲黑山賊也。

九 隋朝統治階級之自掘墳墓

自從黃巾賊開始暴動直到隋朝文帝統一中國的時候，中間凡經過四百餘年之久。在這四百餘年中，中國實處在長期的紛擾狀態之中。隋文帝時，算得了一次大規模的統一。凡收了最大的統一之功的，沒有不趾高氣揚，自掘墳墓的。秦始皇做了先例，隋朝的統治階級起而效之；正在方興的時候，便開始自掘墳墓。其實實以兵役及奢侈兩者爲最顯著。且以征高麗一事爲例罷。隋書楊帝本紀說征高麗的人數之衆多曰：「統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，號二百萬，其餽運者倍之。癸未，第一軍發，終四十日，引師乃盡。……高麗五城守，攻之不下。……七月九軍並陷，將師奔還。」單祇從生產工作中抽出來充兵役的已經有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。其擔任餽運的，較此數還要大一倍。這

樣與師動衆，打了勝仗回來，也就不知要消耗多少人丁與財力，何況打敗仗。所以大興兵役這件事，是隋朝統治階級自掘墳墓之一端。其自掘墳墓之另一端就是奢侈。隋朝統治階級的奢侈，在中國歷史上各朝中，算是第一。拿煬帝來說罷。煬帝要營東京於洛陽，拿人民去作役丁，竟達二百萬。又開通濟渠，發人民去充苦役，竟達一百餘萬，又開邢溝，發人民十萬。所置離宮，凡四十餘所。派人從江南特製龍舟以備遊幸之用的都有數萬艘之多。幸江都一事，奢侈得令人駭怕，所乘的龍舟，高凡四十五尺，長二百尺。其最上一層有正殿、內殿、廟堂等等的設備，中間一層，設房一百二十間。一切裝飾，都是金玉。此外有所謂浮景者凡九艘，也都是水殿。至於後宮、諸王、公主、百官、僧、尼、道士、蕃客等所乘之船，有數千艘。挽船的人，達八萬餘人之多。所過州縣，令人民供給食物。在工業全然沒有發達的時候，這樣奢侈起來，實在是駭人聽聞的怪舉。此外他還發了男百餘萬築長城；發民百餘萬開永濟渠。其他奢舉，不可勝數。這不是自掘墳墓嗎？中國歷史上最富的時代是隋朝。但統治階級的奢侈，也以隋朝爲第一。要無限的奢侈濫用，不得不厚斂於民。厚斂於民，便是自掘墳墓。洪容齋筆記秦隋之惡一條所引各家之說

，更可以與我們這裏所說的相發明。其言曰：『薛收傳：秦王平洛陽，觀附宮室，歎曰：煬帝無道，殫人力以事奢侈。……張元素曰：自古未有如隋亂者。……造乾陽殿，伐木於豫章，一材之費，已數十萬工；乾陽畢功，隋人解體。魏徵曰：煬帝信虞世基，賊徧天下，而不得聞。又曰：隋唯責不獻食，或供奉不精；爲此無限，而至於亡。方其未亂，自謂必無亂；未亡，自謂必不亡；所以甲兵亟動，徭役不息。又曰：恃其富強，不慮後患。役萬物以自奉養，子女玉帛是求，宮室臺榭是飾。外示威重，內行險忌；上下相蒙，人不堪命，以致隕亡匹夫之手。』馬周曰：貯積者，固有國之常。要當人有餘力，而後收之。豈人營而強斂之以資寇耶？隋貯洛口倉，而李密因之；積布帛東都，而王世充據之。……陳子昂曰：煬帝恃四海之富，鑿渠決河，疲生人之力。……柳宗元曰：隋氏環四海以爲鼎，跨九垓以爲鑪，鑿以毒燎，煽以虐焰。沸湧灼爛，號呼騰蹈。』人民處在這樣的統治階級之下，祇要不是木石；一旦有人領導了；起而暴動，那是必然的事。

一〇 民衆的暴動

果然，煬帝末年，暴動四起。舉其最惹人注意的，可

王薄，統率羣盜，在山東暴動起來了，佔據了山東北部。
竇建德統率羣盜在河北暴動起來了，佔據了河北諸郡。杜伏威統率羣盜在江蘇安徽暴動起來了，佔據了這兩省的中部。輔公祏統率羣盜，也在江蘇安徽暴動起來了。李子通統率羣盜在江蘇北部暴動起來了；佔據了江蘇北部。朱粲統率羣盜，在湖北暴動起來了，佔據了湖北中部。林士弘統率羣盜在江西暴動起來了，佔據了江西廣東。徐圓朗統率羣盜在山東暴動起來了，佔據了山東東部及中部。高開道統率羣盜在直隸暴動起來了，佔據了直隸東部。紛紛稱帝稱王，其勢有如風發火起。所謂羣盜，事實上就是農民；但在統治階級方面看去，自然叫做羣盜。此外李密以蒲山公的資格率民衆起而暴動，佔據了河南諸郡。郭子和以成卒的資格率民衆起而暴動，佔據了陝西北部。宇文文化及以所謂許公的資格率民衆起而暴動，佔據了山東西北部。在這羣盜或民衆紛紛暴動之時，向來站在統治階級一方面有地位的，也趁火打劫，紛紛獨立起來，脫離統治階級。一方面想利用民衆暴動的勢力以摧毀舊統治勢力；另一方面又想利用民衆的勢力以培植各人自己的新統治勢力。計當時這樣投機的野心家：有羅藝，以虎賁郎將的資格起而獨立；劉武周以馬邑校尉的資格起而獨立；梁師都以朔方

郎將的資格起而獨立；薛舉以金城校尉的資格起而獨立；李軌以武威司馬的資格起而獨立；蕭銑以後梁之後的資格起而獨立；沈法興以吳興太守的資格起而獨立；王世充以東都留守的資格起而獨立；李淵以太原留守的資格起而獨立。其勢也如風發火起。但這班野心家當中，最後成了大功，真正培植起自己的統治勢力來了，祇有李淵。李淵後來竟做了皇帝，成了唐代統治階級的開山元祖。當舊統治勢力尚未完全摧毀的時候，李淵並沒有打算一定要做皇帝。突有趙炎附勢之徒劉文靜其人者對李淵的兒子李世民曰：「今主上南巡，羣盜萬數；當此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，取天下如反掌耳。太原百姓皆被盜入城。文靜爲令數年，知其豪傑。一旦收集，可得十萬人。尊公所將之兵復數萬。以此乘虛入關，號令天下；不過半年帝業成矣。」世民聽了這段話，便連忙勸父親，要父親「順民心，與義兵，轉禍爲福」。過了一天又曰：「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；故李金才無故族滅。大人若能盡賊，則功高不賞，身益危矣。惟昨日之言，可以救禍，願勿疑。」李淵真的不疑了，答復兒子曰：「吾一夕思汝言，亦大有理。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，化家爲國亦由汝矣。」這樣一來，李家父子一方面利用民衆暴動的勢力把舊統治勢力打倒了，同時自己却

又把舊統治勢力樹立起來了。民衆呢？除送了狗命的不計以外，幸而生存的，却也依然沒有得着什麼！也如秦朝末年的民衆、西漢末年的民衆，用暴力摧毀舊統治勢力，幫助野心家起來作新皇帝，一樣！（參看新唐書高祖本紀）

一一 唐末民衆暴動之特別原因

李淵把自己的統治勢力培植起來了，其子孫雖享過開元天寶等盛世的幸福，但也不能永久的繼續下去。直到僖宗的時候，統治階級自身，已不成個東西了；加之以水旱爲災，飢饉荐至，於是蠢如鹿家的農民，爲生活所迫，便隨着荒謬絕倫的領袖起而爲盜，四處暴動。王桐齡說當時統治階級自身之潰爛曰：「僖宗未卽位時，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，及卽位，使知樞密，遂擢爲中尉。上專事遊戲，政事一委令孜，呼爲阿父。令孜頗讀書，多巧數。納賄除官，不復關白。每見上常自備果食，與上對飲。上用財無度，賞賜動以萬計，府藏空竭，令孜說上籍兩市商貨，悉輸內庫。有陳訴者，付京兆杖殺之。宰相以下，鉅口莫敢言。關東水旱，州縣不以實聞。百姓流離無所告，所在相聚爲盜。」（中國史第二編第十一章）統治階級自身的潰爛了，暴斂橫征起來，隨時都可以激起民衆的暴動。再加以水

旱飢饉，那末蠢如鹿家的民衆，更非暴動不可。當時水旱飢饉之災，究竟利害到一個什麼程度？自僖宗乾符元二年（西歷八七五年）王仙芝黃巢等亂的時候算起，前後三十餘年之內，水災飢荒，差不多年年都有。先說水災罷。據通考異物考所載宣宗大中十二年（西歷八五八年）八月，魏博、幽、鎮、兗、鄆、滑、汴、宋、舒、壽、和、潤等州大水害稼。徐、泗等州，水深五丈，漂斃萬家。十三年夏大水。懿宗咸通元年，潁州大水。四年潤六月，東都暴水，自龍門毀定鼎長夏等門，漂溺居人。七月東都、許、汝、徐、泗等州大水傷稼。九月孝義山水深三丈，破武牢關、金城門汜水橋。六年六月，東都大水，漂壞十二坊，溺死者甚衆。七年夏，江、淮大水；秋，河南大水害稼。十四年八月，關東河南水。僖宗乾符三年，關東水。昭宗光化三年九月，浙江溢，壞民居。水患到處發生，當然使人民生活上起大震動。再說飢荒罷。大中五年冬，湖南飢。六年夏，淮南飢；海陵高郵民於官河中漉得異米，號聖米。（每當飢年，總不免有這類妖說。這便是人民生活失了重心，妖言乘虛而入之一證）九年秋，淮南飢。咸通三年夏，淮南河南飢。九年秋，江左及關內飢，東都尤甚。乾符三年春，京師飢。中和二年，關內大飢。四年，關內大

人相食。光啓二年二月，荆、襄大飢；斗米三千錢，人相食。三年，揚州大飢，米斗萬錢。大順二年春，淮南大飢。年復一年，是這樣大飢起來，姦如鹿豕的人民，爲着要圖苟活，不暴動又作什麼呢？

二 民衆的大暴動

果然肅宗乾符元年，便有濮州（今山東臨濮縣）人王仙芝者，統率民衆大暴動起來。二年，竟陷了濮州同曹州（今山東濟寧道，故曹州府）。同時又有冤句（縣名，屬曹州故城。在今濟寧道，荷澤縣城西南）人黃巢起來響應王仙芝。黃巢是一個什麼東西呢？據唐書逆臣列傳黃巢傳說：是一個鹽販子家裏的子孫，頗有一點家貲。能夠擊劍、騎、射。也略通書記，并會講話。最喜歡招納亡命之徒。這次王仙芝發難，便是他出風頭的機會到了。王仙芝初起暴動的時候，率領的民衆，祇三千人。攻陷曹濮兩州時，又招納了一萬人，聲勢便顯赫起來了。於是仙芝妄號大將軍，傳檄諸道說：官吏貪吝，賦重，賞罰不平。其二等首領尚君長、柴存畢、師鐸、曹師雄、柳彥璋、劉漢宏、李重霸等十餘人到處肆掠。黃巢初起響應王仙芝的時候，其得力的角色祇有八人；所率領的民衆，也祇有幾千人。

後來轉寇河南七五州的時候，民衆數量，便擴充到幾萬人了。王仙芝所陷落的地方，有河南、淮南、江南諸州。每到一處，對統治階級的走狗及富戶，都以焚燒劫掠的手段相待。但乾符五年的時候，便被會元裕等打敗，而且遭殺死了。王仙芝死了以後，他的部下尚君長的弟弟尚君讓，統率餘衆，歸附黃巢。這時候，黃巢竟不客氣，稱起王來，妄號衝天大將軍。單看這個稱號，就曉得他是一個暴動的頭子。從此以後，他率領河南、山南的民衆凡十餘萬（後來據說會達六十萬），在中國境內，竟橫衝直撞起來了。他曾陷落鄆州、沂州、濮州、宋州、汴州等處。又南渡江，陷落江南西道諸州。又東下跑到浙東；更由山路進攻福州建寧。後又南下，跑到廣南，陷落了廣州。當他在廣州的時候，他還發表露布，數統治階級的罪狀曰：官豎柄朝，垢蠹網紀。又指摘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，又指摘銓貢失才；他并申明：禁止刺史殖財產，縣令犯賊的要族滅。一個鹽販子的兒子，竟有這樣多的花樣。後來他又北上屠溧州（今湖南湘江道）陷鄂州（今湖北江漢道）更由於今的江西、安徽、江蘇等省一路擾亂下去，把統治階級鬧得手忙腳亂，莫知所措。最後復又西向，由潼關進陷西京開到統治階級的窩子裏，把統治階級的子孫，所屬肅宗室者

，幾個落花流水。據說所殺的人，凡有八萬。而流於路，可以涉行，名曰「洗城」。這個鹽販子的兒子可以說是一個荒謬絕倫的怪傑。他統率民衆，這樣橫衝直撞的時候，統治階級一方面，當然有相當的對付。但說起來却有笑死人地方。有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者對黃巢剛剛打了一次勝仗，人家勸他追擊，他說：『國家喜負人；有急則撫存將士，事寧則棄之。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。』統治階級頭等的走狗也這樣了，成何體統？最好笑的統治階級自己的手衛兵都拿去應戰。應戰並不緊要。但他們都是些權豪富室的子弟，養尊處優慣了，不知打仗爲何事。臨行的時候，都哭起來。於是有很多人便偷着用錢收買些爲飢殍所迫的窮漢來替死，但這些窮漢，從未受過訓練，臨行時也都「寒毛以慄」。不過最後的勝利，還是屬於統治階級。轟轟烈烈的，所謂黃巢賊的暴動完全消滅下去了。隨着黃巢跑了十五年，過了十五年暴動的野蠻生活的民衆呢，也依然沒有得着什麼！（參看唐書逆臣傳）

一三 元朝民衆暴動的原因

自從唐末民衆大暴動以後，直到元朝末年，又有一回大規模的民衆暴動。元朝統治階級，以蒙古游牧貴族的資格

，入主中華，自世祖至元十四年（西歷一二七七年）到明太祖洪武元年（西歷一三六八年）一共不過九十年光景。但在這九十年之中，統治階級自己，無日不自掘墳墓。入主中華的第一天，就在開始製造民衆的暴動。蒙古游牧貴族初入中國的時候，首先就把民族分爲四個階級：一曰蒙古人，居於最高的地位；二曰色目人，其地位仍在漢人之上；三曰漢人（即契丹、女真及中國黃河流域一帶的人），地位就沒有了；四曰南人，即宋朝的遺民，地位最下。前兩者完全爲統治階級，後兩者完全爲被統治階級，長處在游牧貴族殘忍的鎮壓，及繁苛的剝削之下。統治階級對種族的待遇這樣的不平，這便是民衆暴動的一原因。又游牧貴族依靠着本族的優越勢力，及政治的權威，在漢族農民之中，胡作妄爲；如第一章第二節第二項所述任意侵佔漢農民的田畝，即一最顯之例。這樣一來，便惹起漢族農民的仇視了。這是民衆暴動的第二個原因。再者統治階級因財政的困難，向人民括削，過於繁苛。如計臣之聚斂，紙幣之濫發，租賦之繁重（參看本章第一節），以及其他種種剝削，都足以使民不堪命而形成民衆的暴動；這是第三個原因。有了這種種原因，隨時都可以促成暴動。乃到了末年的時候，天然災禍，亦相逼而至，成爲一最大之原因。